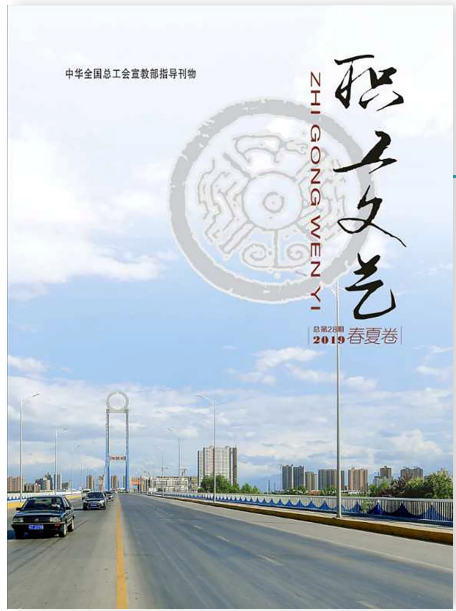




往事

古都咸阳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这里涌现出诸如马融、班固、王恕、班超等历史文化名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使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如今,咸阳不仅焕发了青春魅力,这里的人们对职工群众文化更是情有独钟。

一本名不见经传、由咸阳市工人文化宫创办出版的《职工文艺》报刊,转瞬已走过了44个春秋,一路走来,一路欢歌。据初步统计,这小小的平台像磁铁一样将数千名本地和外地职工工作者吸纳,先后有百余位职工工作者出版长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随笔集等200余部,涌现出职工作家王海、李盛华、石竹、谢二宁、雷国胜、冯西海等近百位,老树新芽、争奇斗艳,新人辈出、佳作不断。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与文化宫结缘,主要缘于当年看到一张铅印的《职工文艺》月报,犹如一缕春风,扑面而来,一个文化符号,珍存心底。

记得,那时就城区而言,报刊寥寥无几,仅有市文化局(现秦都区)创办的文学双月刊《咸阳文艺》和咸阳地区群艺馆创办的文学期刊《新作》,恹恹的连个封面也没有,思来想去,似乎再无其它报刊。《职工文艺》犹如夹缝中破土的春苗,崭露头角、茁壮成长。

我读到《职工文艺》创办者、83岁的费宏达先生去年春夏卷《职工文艺》中发表的一篇卷首语《从王海的写作说开去》,文中表述:“1975年,似乎是中华民族澎湃激情喷发期。地火在燃烧,裂缝刚冲开,有些沉寂迷离的模样变成昂扬活跃的探问,似乎都着急给自己的智慧,找个出口。正是这一年,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艺》四开小报风生水起。那会儿我在文化宫文艺部,由我主编这份月报,记得创刊号一经出版,很快就被职工文学爱好者或业余积极分子一抢而空。来自市区的、外县的、乃至外省的职工文学爱好者,通过邮局寄送的稿件像雪片一样,落入手中,有时一天能收到几十封来稿。纷至沓来的男女青年、壮年、甚至老职工也涌入工人文化宫院内,亲自送稿的络绎不绝、应接不暇。每到下午自行车多得把路堵了,宫地占完,就连花坛都排满了自行车,其中不乏是冲着《职工文艺》而来。

鲁迅的性格遗传了谁？

《母亲大人膝下》这本书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鲁迅博物馆深度合作产生出来的一本精品书,是鲁迅致母亲信存世最完整、最全面、最原生态的呈现方式,体现了博物馆收藏的丰富和出版制作的精良水准。自面市以来,这本书受到专家与读者的好评。我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感受颇多,下面,就书中的两张图片谈一点细微感受。

翻开书的第一页,是鲁迅母亲鲁瑞的照片。这张照片以其古旧深沉的氛围和老人家那肃穆整洁的外貌打动人心。照片的图注是这样写的:“鲁瑞晚年在西三条二二五号堂屋留影。堂屋是一家人吃饭活动的地方,放着八仙桌、衣架等。在桌前的隔扇上挂着一幅中国画,画面上是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这就是六岁夭折了的鲁迅的四弟。周氏兄弟当时为了安抚伤心的母亲,特请来绍兴名画师叶雨香画了四弟像。这幅画陪伴母亲度过了四十五个春秋,直至她去世。”

给这幅照片做图注的,是俞芳。我们能从这些文字中推测她对鲁瑞老大的生活场景非常熟悉,描写得非常真切,仿佛能使我们看到当年堂屋的景象。俞芳,何许人也?在一次活动中,有人曾提问鲁迅书信研究专家汪得后老人:鲁迅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王得后老人说:这个问题,我建议你找到一本书,是俞芳的回忆,书中她对鲁迅母亲的描写,非常到位,非常真实,非常感人。王老一连用了三个非常,可见他对俞芳文字的信可。那么俞芳到底是何方人士呢?她住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鲁迅当年搬出八大湾,租住的小院,就是这个院落。那时,鲁迅的母亲时时探望儿子,有时还会在这住上几晚。因此,俞芳十一岁时,就和这个“邻居”非常亲密。等鲁迅搬到西三条新屋时,每到星期日俞芳就是那儿的常客。有一段时间,从师范学校下课后,俞芳干脆就住在这里,星期一时再回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六年,鲁迅母亲跟鲁迅的通信,都是通过俞芳之手。所以可见,俞芳和这位老人家近似祖孙的关系,非常亲密。

这张凝重的照片,使人看到一个坚毅、素净、整洁,然而又有几分忧郁的老人。事实上,这位母亲,的确比别的母亲

在这群职工中,我相识了许多文人墨客,结交了不少文朋诗友,其中就有4400厂的王海,让我不能忘怀的是他把自己习作捧来给我诵读,在文学青年中此情此景罕见,何况不大的办公室还有两三个不熟悉之人在场。在我看来,他热衷职工文学又极想突破自己,多么难能可贵。真的,我喜欢这种人。”

坐在我面前的满头银丝的赵尧先生今年72岁,他是早年参与《职工文艺》编辑之一,亦是早我调入文化宫的一位学长。他回忆,当年文化宫地处市中心,位置优越,条件简陋,只可仰视,不可俯视,一些房屋门头装潢不错,但只要“鸟看”,不少屋顶多为油毛毡、石棉瓦,一经狂风暴雨要么揭顶了,要么漏雨了,时常修修补补。家贫精神富有。文化宫员工大都拥有一技之长或在某个领域内绝对对是咸阳的“一路诸侯”,几乎人人身后有一大帮积极分子队伍。有时我们私下议论,区区一份内刊小报,竟吸引如此众多捧喂者,追随者,始料不及。

我也属文化宫较早的业余作者。那时,我认识了编辑费宏达、赵尧先生,多次奉送稿件,记得1981年6月出版的一期《职工文艺》月报上竟连发我的快书小段《学吆喝》和散文《我的脸红了》两篇拙作,当钢笔字变为



铅字,欣喜若狂,难以释怀。

众所周知,工人文化宫姓“工”名“文”,也是“学校和乐园”。秉承这一宗旨,文化宫相继开办了职工业余文学讲座和培训班。

《职工文艺》主要面向全市“没名气、没运气、甚没才气”的职工业余作者,让其更多的作品“过渭河、进西安、出潼关”。早年公益办班受条件所限,一个教室仅能容纳30余人,很快名额爆棚。文学学习班,聘请了市区著名作家前来授课,程海讲诗歌,峭石、文兰讲小说,沙石讲散文,邓春松、刘凤洲、毛云霁讲戏剧,名家讲授创作颇具吸引力。陕棉二厂一位业余作者私下以乡党名义找到

我,望走个“后门”参加培训班,饥饿难耐、求学若渴啊!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陕籍作家阎纲、周明、刘光夏等皆关心家乡的文化活动。1984年元月,文化宫举办“咸阳职工业余作者迎春联欢会”,阎纲、周明两位大家从北京寄来题词。著名画家刘光夏寄来他的画作《红梅迎春》。路过咸阳稍作停留的著名作家胡万春先生也莅临文化宫观摩指导。足见,这些文坛大腕对职工业余作者情深意重。

“更令当时工会界津津乐道的是,1983年4月,我们组织本市职工业余作者谢二宁、邓东兴、张胜地、夏发明、潘小林、周杰等10位职工工作者前往云贵川参观学习,拓展思路。在云南活动期间,团队一行还受到时任省委书记安平生的接见,使大家倍受鼓舞。这一轰动古城的消息上了《工人日报》。”赵尧欣喜地说。

文化宫要有文化。1997年9月底至10月初,恰逢已更名为《工人文化报》的《职工文艺》创刊百期,文化宫利用双休日,连续三周邀请著名作家陈忠实、赵熙、莫伸、叶广岑、红柯,著名评论家、教授王愚、刘建勋、畅广元、费秉勋等14位名家在文化宫条件最好的特级影剧院举办了“咸阳市职工双休日文学讲座”,吸引了三原、泾阳、礼泉、兴平等县区的

面部沟壑纵横,如同《白鹿原》里关中老农的典型装束,那么随意自然。寒暄之后,我们径直走入报告厅,掌声过后,他开门见山说:“今儿很高兴和大家谈文学。”我知道此话不是随口一说,而是他毕生的追求和情怀。他讲的主题是“文学需要突破”,没有讲稿,专注台下,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尤其是他地道正宗的陕西土话,颇为顺溜,不落客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几乎不用形容词,偶尔一两句玩笑话,会逗乐在场所有人。针对文人“下海”一说,他没有指责,仅是亮明自己的观点“文学依然神圣”。

一位戴着助听器的76岁的文学迷刘海楼先生兴奋地告诉我:“作家学者们生动诙谐的演讲,理性独到的见解,令人回味无穷,受益匪浅。”难怪一位前来授课的作家感慨道:“如今社会上许多人远离文学,跳进‘商海’,而咸阳竟能团结这么多文学爱好者,如此钟情于‘文海’,真想不到。”

除此,咸阳市工人文化宫陆续收获不少名家为《工人文化报》亲笔题写的条幅。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雷抒雁先生题词:“职工之声”;时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孙武臣先生题词:“祝愿《工人文化报》春光尽十分”;时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莫伸先生题词:“开拓进取”……

好事多磨。2005年《工人文化报》恢复原名《职工文艺》,改为16开杂志。这得益于有人上上下下、一心一意的真情奉献。

“一本《职工文艺》,一个文化宫符号。”“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艺》,崇尚创作写、写职工。”几乎是咸阳职工文学爱好者的口头禅。这份对开四版的月报,别看不起眼,其免费赠赠工会系统、同行和本市工人俱乐部,广为交流;其二也是本市文明诗友“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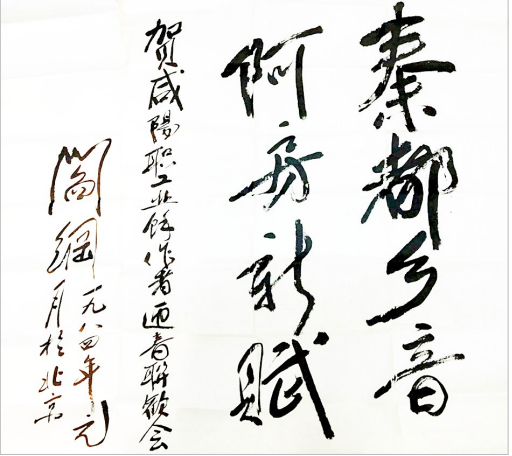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贾平凹(左)指导《职工文艺》

会友、以文交友”的阵地和平台,倍受青睐。咸阳不少大手笔的工人作家,每每谈起自己的成长史,都会情不自禁眷恋与《职工文艺》的情结。截至目前,《职工文艺》已出200多期,且不定期进行优秀作品评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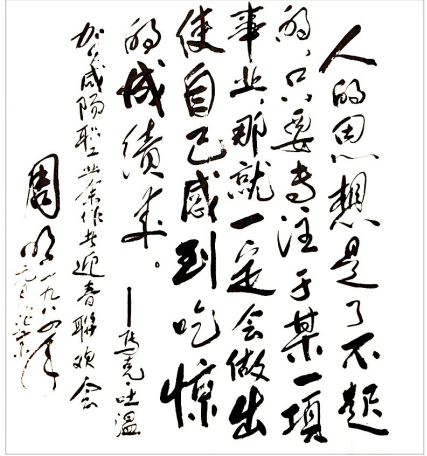
“文海扬帆、激扬文字”,可谓咸阳职工文坛的一大亮点;“队伍庞大、群星荟萃”,可谓咸阳职工文学的真实写照。“咸阳诗社”“绿荫诗社”“秦汉学社”“小草文学”“古渡文学”等职工文学社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咸阳的腾飞,文化的繁荣,为广大职工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激发了他们的从文情和创作欲,有的职工工作者坦言:“从商是务实之举,是发家致富之路,而我却偏偏头脑发热‘蚂蚁啃骨头’——咬文嚼字。”这不仅是咸阳个别作者的一家之言,亦是众多作者的心声。

“一晃,《职工文艺》经风沐雨40余年。下一步,文化宫要凸显文化符号。我们将全力打造职工文化‘一馆二团三协会’,并以《职工文艺》为平台,新辟办公场所,专门成立‘职工文学创作研究会’,团结吸纳更多职工中的‘文化工匠’,关注职工文化、情系职工文化、书写职工文化,讴歌伟大新时代,共圆奋斗者之梦。”咸阳市工人文化宫主任赵文华动情地跟我说。

□张翟西滨



著名作家阎纲先生题词



著名作家周明先生题词

陆游的诗意与失意

《临安春雨初霁》是陆游的名作之一,历代评论尤多。黄裳曾称“小楼一夜听春雨”一联,“十四个字绘尽了江南春的神魄”。陆游写此诗时已经62岁,在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赋闲了5年。再次入京,诗人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与壮年时的裘马轻狂,都在一生的宦海沉浮中被消磨殆尽。虽然他光复中原的壮志未衰,但对偏安一隅、软弱黑暗的南宋朝廷,却日渐绝望。淳熙十三年(1186)春,作者奉诏入京,接受严州知州的职务。赴任之前,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觐见皇帝,住在西湖边上的客栈里听候召见,在百无聊赖中,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名作。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诗的开篇即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出对世态炎凉的无奈和客居京华的蹉跎。在家乡赋闲5年之后再度来京,年迈的诗人英雄迟暮,壮志豪情一去难返,故“世味年来薄似纱”既是诗人沉痛的生命体验,也是对现实境遇的否定。诗人以“京华”隐喻朝廷,对朝廷来说,诗人只是客,既没有实权,也没有谏言的权利。诗人在实体的空间上是京城之客,客居京华,来去匆匆;在理想的抱负里又是政治的客,英雄失路,壮志难酬。对于诗人来说,世味如纱,京华如梦。

颌联是历来称颂的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浅中有深,平中奇崛,故足令人咀嚼”(刘熙载《艺概》)。余光焘在《宋诗名篇赏析》中也说:“‘小楼’一联,从诗意的意境看,有三个层次。身居小楼,一夜听雨,是一诗境;春雨如丝,绵绵不断,杏花开放,带露艳丽,另一诗境;深巷卖花,声声入耳,又一诗境。”此句意境优美,清新明丽,但正如舒位在《书剑南诗集序》中所评:“小楼深巷卖花声,七字春愁隔夜生。”诗人在首联中抒发的无奈和愁思,在颌联中体现得更加细腻婉转。

首先,“小楼”一联再次突出世味的凉薄。从视觉上看,从广阔的京城到狭窄的小楼深巷,空间的转变体现了诗人内心逐渐的幽闭和刻意的逃离;从触觉上看,“一夜”“春雨”“深巷”“明朝”“杏花”这些词语都带有湿冷、幽深的性质,与“世味如纱”的凉薄形成对等的隐喻;从听觉上看,“一夜”“春雨”“卖杏花”几个词说明春雨一夜未停,诗人一夜未眠。同时,卖杏花的也是孤独一人,卖花声单调地回荡于空旷的深巷之中,在清晨的凉意中更显得哀转久绝。诗人与卖花之人的孤独形成同构,两者都是茕茕孑立、与之相伴的只有一夜的春雨和清晨的杏花。其次,颌联以极其精致的笔法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愁苦与幽怨。“春雨如愁”是古诗词中的

常见意象,如“总将春雨为春泪,未比思君一半愁”(张耒《潮水二首》),皆取春雨和愁思都连绵、繁多之意。同时,夜雨也是诗人逆境象征,一夜春雨代表了诗人一生的仕途坎坷和政治失意。“杏花”一句,化用陈与义诗句“燕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诗人在清明时节再次入政,就像杏花带来消息,同时这消息也淹没在雨声中,正如诗人在一夜雨声中失去希望。“杏花”一词也具有空间特征,从“深巷明朝卖杏花”中可以感知到整个“杏花春雨江南”的意境,杏花不仅反映了清明物候的新妍,也把诗人从小楼深巷的狭窄空间带到了无边春色的秀美江南。诗人一夜无眠的煎熬在江南春色中得到调和与慰藉,诗人将自己从狭窄带回到广阔之中,一合一开,境界遂深。

颈联“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表面上诗人是在写“作草书”“细分茶”的闲情雅致,实际上是“闲而不闲”,反映出诗人政治失意、报国无门的苦闷和惆怅,是英雄失路的另一种表达。春雨初霁,天气晴好,清景无限,而诗人却幽居在小楼一室中以写草书和分茶来消磨时光。这既反映了诗人黯淡的心绪,也体现出诗人内心期待的失落,所以尽管春色满眼也无心欣赏。

尾联“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反用陆机“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诗义,表面上是安慰自己不必担心京城的不良风气会污染自己的品质,实际则是无奈的自我解嘲。诗以离乡“客京华”起,以别京“可到家”终,“骑马客京华”的诗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诗人的行程和情感的运动完成了一个周期轮转,诗人的感叹也尽在其中。“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离乡时尚有希望在前,返乡时却抑郁满怀。“素衣莫起风尘叹”,既是诗人理想再次失落之后的无奈与自嘲,也是诗人的情感从雄心壮志的激烈跌落到回家躬耕的淡然。

全诗首联郁闷难消,孤峰特起;颌联清新可喜,如一泓清泉;颈联细致描摹,娓娓道来;尾联突发感叹,又激荡回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写出;淡荡的春光,在卖花声里透出。年近的诗入孤居小楼,一夜无眠,听春雨淅沥,想杏花绽放,虽清新美好,却满是落寞。诗人客居生活的无聊,壮志难酬的慨叹,报国无门的悲愤,最终都散落在江南的杏花春雨中,千百年来,绵延不绝。

□郭林丽

钩沉